

人间岁月， 各自喜悦

丁立梅◎著

所以，请不要怀疑当初的誓言，每一段感情，原都是真的，只不过，时过境迁，他已走过十万八千里，而你，还待在原地。

人间岁月， 各自喜悦

丁立梅◎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岁月, 各自喜悦 / 丁立梅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—7—220—09968—7

I. ①人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5915 号

RENJIAN SUIYUE, GEZI XIYUE

人间岁月, 各自喜悦

丁立梅 著

特约策划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印制

凌翔
王其进 雷雪梅
尚书堂
张迪茗
祝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142mm×210mm
10.5
250 千
2017 年 1 月第 1 版
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—7—220—09968—7
29.8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录

第一辑 一个人的歌谣

这是俗世，烟火凡尘，男人的，女人的。爱着，生活着。

一个人的歌谣/003

青春不留白/006

我的中学时代/009

花香缠绕的日子/012

父亲的理想/015

传 奇/018

水烟袋里的流年/024

幽幽七里香/027

做了一回小贼/030

父亲的菜园子/036

母 亲/039
步 摇/045
他在岁月面前认了输/048
和父亲合影/051
相见欢/054
吊在井桶里的苹果/057
从 前/060
黄裙子，绿帕子/065
母亲的心/068

第二辑 等你回家

路边，野葵和蒲公英开得兴兴的。做父亲的心，却低落
得如一棵衰败的草。

等你回家/073
女人如花/076
如果蚕豆会说话/079
青花瓷/084
风过林梢/088
花样年华/094
红木梳妆台/097
桃花芳菲时/101
会说话的藏刀/105
浮生一梦/108

格桑花开的那一天/121

谦谦君子/126

老了说爱你/132

爱未央/135

《诗经》里的那些情事/138

咫尺天涯，木偶不说话/144

老裁缝/149

第三辑 一天就是一辈子

风吹着窗外的花树，云唱着蓝天的歌谣，怎么样，都是
好了，我可以把一天，过成我想要的一辈子。

一天就是一辈子/155

让每一个日子，都看见欢喜/157

一只猫的智慧/160

人间岁月，各自喜悦/162

锦 溪/165

没有谁在原地等你/169

天 水/172

笔 缘/175

沙城的春天/178

尘世里的初相见/181

小鸟每天唱的歌都不一样/183

寂寞的马戏/187

时间无垠，万物在其中/190

午时安昌/193

我为什么快乐/196

猫叹气/198

扇子·女人·流年/200

书香做伴/203

第四辑 打 春

花朵以花朵的样子绽放，青草以青草的样子碧绿。春

天不负众望，就这样，被打来了。

打 春/209

春风暖/211

惊 蛰/214

春 分/217

梨花风起正清明/220

采一把艾蒿带回家/223

谷 雨/225

小 满/228

四 月/231

夏 至/234

五 月/237

小 暑/240

听 蛙/242

白 露/245

秋天的黄昏/248

仲秋小令/251

十 月/254

霜 降/257

立 冬/260

看 雪/263

大 雪/265

第五辑 草木本有心

草木的顽强，人学不来。所以，我敬畏一切草木。

草木本有心/271

花间小令/273

满架秋风扁豆花/278

花都开好了/280

蒲/283

在梅边/286

在菊边/289

满架蔷薇一院香/292

听 荷/294

薄荷，薄荷/297

糊涂的美丽/299

老枣树/302

槐花深一寸/305

认取辛夷花/307

幸福的石榴/310

簪菜花/313

一团粉红，一团鹅黄/316

栀子同心好赠人/318

花向美人头上开/320

虞美人/322

有美一朵，向晚生香/324

菊有黄花/327

第一辑

一个人的歌谣



这是俗世，烟火凡尘，男人的，女人的。爱着，生活着。

一个人的歌谣

喜欢阳光的天。钻石一样的阳光，在人家房屋顶上闪亮，在一些树枝上闪亮，在楼前的道路上闪亮。来来往往的行人头上、身上，便都镶着阳光的钻石，无论贫富，无论贵贱。阳光善待每一个生命。

做桂花糕的老人，又推出了他的小摊子，在路边现做现卖。硬纸板上，简陋的几个字当招牌：宫廷桂花糕。我买一块，味道真的很好，绵软而香甜。暗地想，是哪朝哪代宫廷制作此糕的秘方，流落到民间来的？会不会从诗经年代就有了呢？如此一想，我的舌尖上，就有了千古绵延的味道。

楼下人家的花被子，在阳光下晒太阳。陪同花被子一起晒太阳的，还有两双棉拖鞋。一双红，一双蓝。这是一对夫妻的。女人在街头摆摊卖水果，男人是个货车司机。我遇见过两次，路灯下，他们伴着一拖车的水果，回家。男人在前面拉，女人在后面推。晚风吹。

这是俗世，烟火凡尘，男人的，女人的。爱着，生活着。

每遇见这些景象，我的心里，都会蹦出欢喜来。我会发痴地想上一想，几千年前，也是这样的晴空丽日么，也有这样俗世的一群吧。

那时候，野地里植物妖娆，卷耳、谖草、薇、芣苢、唐、蔓……每一种植物，都有一个可亲的温暖的名字。天空无边无际。大地无边无际。草木森森，野兽飞鸟自由出没。人呢？人也是一株植物，饱满葱茏，随性而长。

男人们多半强壮，他们打猎。他们垂钓。他们大碗喝酒，击缶而歌。艳遇遍地，不期然的，就能遇到一个木槿花一样的女子。他们爱得辗转反侧，心底里，欢唱着一支又一支快乐的歌谣，都在说着爱。

女人们则有着小麦一样的肤色，丰满而美好。她们采桑采唐采薇，亲近着每一株植物，把它们当作心中的神。她们放牧着牛羊，在山坡上唱歌跳舞。她们采葛采绿，织染衣裳。她们在梅树下，大胆地呼唤着她们的爱情：“求我庶士，迨其谓之。”她们守候在约会的河畔，望穿秋水，跺着脚发着狠：“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？”

真喜欢他们的歌谣啊，率真、野性，是未染杂尘的璞玉。他们用它，在俗世里，谈情说爱，聊解忧愁。

我常不可遏制地陷入冥想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。是去水边采苕菜的女子，有着绿色的手臂、绿色的腰肢。是在隰地采桑的女子，布衣荆钗，远远望见那人来了，耳热心跳的。是在沟边采葛的女子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相思无限长。是把家里的鸡鸭牛羊养得壮壮的女子，守着门楣，洗手做羹汤，只盼良人能早归……

我还能做什么好呢？这些日常的琐碎啊，即使换了朝改了代，那琐碎也还在的。它们如同血液，渗入生命里，和着生命一起奔流。就像我窗外这凡俗着的一群。千百年了，人类从来不曾走远过，还在俗世里活着、爱着，唱着他们自己的歌谣。

我能做的，唯有倾听。

原来，所有的青春，都不会是一场留白。

青春不留白

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在离家很远的镇上读书，借宿在镇上的远房亲戚家里。虽说是亲戚，但隔了枝隔了叶的，平时又不大走动，关系其实很疏远。是父亲送我去的，父亲背着玉米面、蚕豆等土产品，还带了两只下蛋的老母鸡。父亲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，让我叫一对中年夫妇“伯伯”与“伯母”。伯伯倒是挺和气的，说自家孩子就应该住家里，让父亲只管放心回去。只是伯母，仿佛有些不高兴，一直闷在房里，不知在忙什么。我父亲回去，她也仅仅隔着门，送出一句话来：“走啦？”再没其他表示。

我就这样在亲戚家住下来。中午饭在学校吃，早晚饭搭在亲戚家。父亲每个月都会背着沉沉的米袋子，给亲戚家送米来。走时总要关照我，在人家里住着，要眼勤手快。我记着父亲的话，努力做一个眼勤手快的孩子，抢着帮他们扫地洗菜，甚至洗衣。但伯母，总是用防范的眼神瞅着我，不时地说几句，菜要多洗几遍知道吗？碗要小心放。别碰坏洗衣机，贵着呢。农村孩子，本来就自卑，她这样一来，我更加自卑，于

是平常在他们家，我都敛声静气着。

亲戚家的屋旁，有条小河，河边很亲切地长着一些洋槐树。这是我们乡下最常见的树，看到它们，我会闻到家的味道。我喜欢去那里，倚着树看书，感觉自己是只快活的小鸟。洋槐树在五月里开花，花白，蕊黄，散发出甜蜜的气息。每个清晨和傍晚，我几乎都待在那里。

不记得是哪一天看到那个少年的了。五月的洋槐花开得正密，他穿一件红色毛线外套，推开一扇小木门，走了出来。他的手里端着药罐，土黄色，很沉的样子。他把药渣倒到小河边，空气中立即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味。少年有双细长的眼，眉宇间，含着淡的忧伤。他的肤色极白，像头顶上开着的槐树花。我抬眼看他时，他也正看着我，隔着十来米远的距离。天空安静。

这以后，便常常见面。小木门“吱呀”一声，他端着沉的药罐出来，红色毛衣，跳动在微凉的晨曦里。我知道，挨河边住着的，就是他家。白墙黛瓦，小门小院。亦知道，他家小院里，长着茂密的一丛蔷薇，我看到一朵一朵细嫩粉红的花，藏不住快乐似的，从院内探出头来，趴在院墙的墙头上笑。

一天，极意外地，他突然对着我，笑着“嗨”了声。我亦回他一个“嗨”。我们隔着不远的距离，相互看着笑，并没有聊什么，但我心里，却很高兴很明媚。

蔷薇花开得最好的时候，少年送我一枝蔷薇，上面缀满细密的花朵，粉红柔嫩，像年少的心。我找了一个玻璃瓶，把它插进水里面养，一屋子，都缠着香。伯母看看我，看看花，眼神怪怪的。到晚上，她终于旁敲侧击说：“现在水费也涨了。”又接着来一句：“女孩子，心不要太野了。”像心上突然被人生

生剃了一刀似的，那个夜里，我失眠了。

第二天，我苦求一个住宿舍的同学，情愿跟她挤一块睡，也不愿再寄居在亲戚家里。我几乎是以逃离的姿势离开亲戚家的，甚至没来得及与那条小河作别。那一树一树的洋槐花，在我不知晓的时节，落了。青春年少的记忆，成了苦涩。

转眼十来年过去了，我也早已大学毕业，在城里安了家。一日，我在商场购物，发觉总有目光在追着我，等我去找，又没有了。我疑惑不已，正准备走开，一个男人，突然微微笑着站到我跟前，问我：“你是小艾吗？”

他跟我说起那条小河，那些洋槐树。隔着十来年的光阴，我认出了他，他的皮肤不再白皙，但那双细长的眼睛依旧细长。

——我母亲那时病着，天天吃药，不久就走了。

——我去找过你，没找到。

——蔷薇花开的时候，我会给你留一枝最好的，以为哪一天，你会突然回来。

——后来那个地方，拆迁了。那条小河，也被填掉了。

他的话说到这里，止住。一时间，我们都没有了话，只是相互看着笑，像多年前那些微凉的清晨。

原来，所有的青春，都不会是一场留白，不管如何自卑，它也会如五月的槐花，开满枝头，在不知不觉中，绽出清新甜蜜的气息来。

我们没有问彼此现在的生活，那无关紧要。岁月原是一场一场的感恩，感谢生命里的相遇。我们分别时，亦没有给对方留地址，甚至连电话也不留。我想，有缘的，总会再相见。无缘的，纵使相逢也不识。